

樟新里的一日遊

陳思永

2021.04.28 這天，我參加了在台北市落籍的文山區樟新里所舉辦的一日遊。事實上，報名日期已在兩個月前截止，當時我不能確定到時候人還在不在台灣，所以沒有報名。結果在出發前一天，我仍好生生地住在台灣，也因發生遊覽車與太魯閣大車禍之故，推測有人退出，乃詢之於里長，她說勉強讓我遞補。

全團人員坐滿四輛大巴遊覽車，旅程包括以下將略述的幾個景點。可惜天公不作美，所到之處無不下著雨，雖然沒有因此更改行程，但戶外踏青漫步的時間被迫縮短了。當天整天撐傘雨中行，不禁想到，這場下在北部的雨若下到已經開始限制用水的中南部該有多好。據傳，今年中南部的乾旱是一甲子以來之首見。

遊罷回到住處，意猶未盡的回顧跑了十四小時的一天行程，實在是「物超所值」。清晨發車不久，長得嬌小細緻的隨車小羅小姐，就發放早餐 -- 肉包子或飯糰/熱咖啡或熱茶飲料，任君選擇。一路上只要人在車內，不同內涵的熱茶（麥茶、牛旁茶、雪蓮茶、紅茶）輪番供應。另外，中晚兩餐都是十人一桌的客家合菜，量足質佳，總共每人繳款新台幣七百元（約美金25元），台灣沒有給司機和服務員小費的習慣，讓我心生一股說不上來、佔了什麼人便宜的愧疚。

我最後臨時報名，幸虧補上的是「不唱歌」的二號車。上回參加的里辦旅遊，因好奇而選擇了「可唱卡拉 OK」的車。乖乖！還真有好幾位有表演癖的里民，一個接一個，不斷地拿到麥克風就開懷大唱特唱；歌曲旋律聽來大同小異，歌詞不外是傾訴愛情、悲情或離情。剛開始覺得還好，聽了一陣子後，變成如雷灌耳的噪音。這次所搭的二號車，雖不提供唱歌，但前後放了三部電影，我有一搭沒一搭地看著。這些片子顯然全是台灣製作，有三種特色：(1) 看多了大陸影片後，讓我能夠清楚區分大陸人講「普通話」的口音不同於台灣地區人們講「國語」的口音。台灣的影片，國台語夾雜。常見的是，祖孫輩之間用台語交談，年輕父母輩則與孩子用國語交談；(2) 製作成本都不高，外景有限，也看不出有什麼需要花大錢的佈景；(3) 主題單純，劇情內容不曲折。這樣的劇情要吸引觀眾，有賴於導演與演員能導、能自然表達個人真實內在思緒與情感的能力。推想著，在韓劇、陸劇環伺的亞洲電影市場中，這類片子恐怕難以外銷到台灣以外的地區。若車上所看的三部片子是當前台灣多數製片的代表，那麼它們賴以為生的主要市場就在行駛於台灣公路上的遊覽車內了。

我們首站去到位在新北市五股區的「貿商社區發展協會」參觀。本社區原為舊式平房眷村，眷村已於2002年改建為如下圖所示的國民住宅大樓。目前整個區域已擴大至ABCDE五區。



由三個眷村改建成配給國軍官兵安家居住的國民住宅

此陸軍眷村始建於1963年，由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為國軍有眷屬而無眷舍居住之官兵，發起覓地興建計畫。當年此區興建所需的財源則由台灣省進出口貿易商公會捐助，故名之為「貿商二村」。「村內」保留了一處提供「村民」活動，以「貿商社區發展協會」為名的公共場所。



大雨中進入「貿商社區發展協會」參觀

「貿商社區發展協會」是社區居民自發成立的組織，它有自己的活動中心；一樓

的大廳沒有固定的隔間和桌椅擺設，以利於因應不同功能的活動而作彈性調整，譬如，開會、聚餐、運動、跳舞、繪畫、演講、放影片等等。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是二樓的「眷村文史館」，它也是現任協會理事長高寧松退役將軍最引以為傲的展示區，他津津樂道地引導我們參觀並解說各個陳列品的原所有人或其歷史性的來龍去脈。見圖見物想過往思故人，可體會到老一輩社區住民緬懷早年軍旅生涯的情思。



可以安全展示在二樓「眷村文史館」的蔣家父子銅像與肖像



各階級軍官及其夫人留存下來的軍服、配件與旗袍

在參觀協會時，買到一本印刷精美的冊子《眷村味兒 - 思鄉的味道》，裡面介紹了十四道由該社區十四位主婦精心研發、保留大陸不同地方口味的美食。十四

位大陸口味美食的研發者中，十位是「芋番薯」的本省/外省婚配；每道菜蘊藏著台灣妻子被融進大陸夫婿濃濃鄉愁的滋味。翻閱著每一頁的美食相片時，我想到大不同於眷村文化的台灣外部社會，有些政客至今還死纏著「省籍情節」不放，不勝感慨。

午餐後去參觀坐落於苗栗西湖鄉的「噢哈娜紫色咖啡屋」。導遊小姐先前說了，本團行程擬妥之後才發現我們預備來此參觀的這一天，恰好是該咖啡屋不營業的園區維護日，後經里長幾度情商，咖啡屋主人答應把維護工作集中在上午完成，下午專為我們這一團開放。



咖啡屋主人例外為我們開放園區，冒雨也要上山看個透

「噢哈娜咖啡屋」其實是個半大不小的園區，位在一陡坡上，分三坡段。園區內的景觀以紫色為主調，導遊特別強調這裡是情人約會、遊人攝影的好去處，聽來相當羅曼蒂克。上到第一坡段後直到第三坡段，果然滿園紫色繽紛。我懷著些許懷疑，趨近細瞧，並用手觸摸，確定了眼前所見的所有紫色花叢，一半是真，一半屬於似真實假的人造花葉。園區主人為了彰顯充分的紫色世界，參差不齊的真假紫色花叢外，咖啡屋外的頂棚也吊滿了高低、大小不一的紫色傘，地面水泥坡道與沿途欄杆也漆上了紫色圖案。用國畫的術語來說，主人似乎不懂得適當留白能為美景添加一份意境之美。然而，反向思之，我如此抱著質疑的態度強去求證美景的真假合成，難道不也表示我自煞風景的無趣？誠如導遊小姐說的，攝入相機中的儼影，看來就像是紫色世界裡的神仙訪客。既來之則安之，且讓我擱置有點失落的心緒，隨眾拍它幾張去蕪存菁的留念照片罷。



下一站去了原定行程中沒有提到的「竹南啤酒廠」；我們在雨中被引入一相當大的展示銷售中心後自由活動，我馬上悟到「臨時」加入這個地方的用意 – 消費。果不其然，成排展示櫃上放著可以試吃的各種糕點零嘴，試吃滿意者紛紛解囊購買，購買者又可以憑著購物發票到啤酒部換一杯冰涼的啤酒，而且還可以繼續免費續杯。回家後發現所買的花生、青蔥蘇打餅乾、和紅麴沙琪瑪，沒有一樣是「竹南啤酒廠」的自身產品，心中哈哈一笑。想起以前參加過的幾次里辦旅遊，沒有一次不插入一項，沒有明說，大家卻心知肚明，而且認可的「貢獻地方經濟」的額外活動 – 推銷員或直接在我們行程途中的某處帶著來自不同地方的產品上車推銷，或者司機直接把整輛車開到販賣處。想起此趟一日遊，包含三餐、參觀

四個景點、十四小時的遊覽車路程，才繳700元台幣，雖然有被設計消費之感，插入這麼一趟試吃、白喝、花費不多的伴手禮小買，多少補償了我原先持有的佔便宜的不安感。

下一站來到竹南濱海的「香山濕地賞蟹步道」，此長約 250 公尺的步道高出水面約兩三尺，（漲潮時或許被淹沒，）直接伸入海岸濕地區（見圖），步道的起始端銜接堤防人行道。進入高架步道後，先走上兩節九十度拐彎的直行道，接上終端的心型圓環步道，繞一圈回到原路。要是時辰和天氣都對，坐在堤防人行道面海的座椅上，或站在伸入濕地的高架步道上，可以在漲潮退潮之間觀賞在濕地上無數橫行的螃蟹。「賞蟹步道」的開放時間限 09：30~18：00 之間（周二不開放，其他日，管理處公告當日中央氣象局發布的漲潮退潮預報，滿潮時間前後的二小時不開放）。沿海岸堤防的另一側是長達 17 公里穿過香山區的自行車道。我重新入籍台北市的五年來，已經建立了每日騎車或走路的運動習慣；在這一片廣闊面海的他鄉見到熟悉的自行車道，心中油然而生一股「他鄉遇故知」的暖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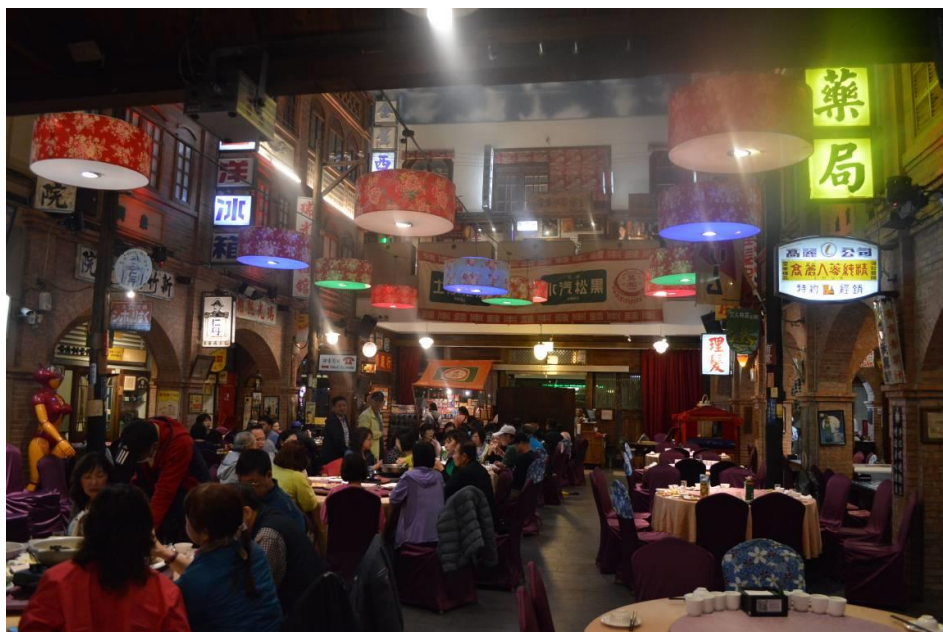
今天氣候不佳，時間也不對，只見濕地不見蟹



踏上心型步道凌空在海上走一圈的感覺也很好

晚餐訂在竹北鬧市中頗有名氣的「風城之夜」餐廳，也是道地的客家菜，比中餐來得精緻。風城應該是新竹的外號。竹北因新竹科學園區高科技新貴的湧入，近幾年快速發展，地價也水漲船高。樓高三層、面積大也充滿台灣懷舊「博物館特色」的「風城之夜」，自然成為新竹科技新貴與外來觀光客喜歡聚會的所在。

從樓下宴客大廳的一邊有舞台與垂幕、大廳周遭迴廊的結構與設計、樓梯間牆壁及樓上樓下貼滿了四、五十年代的明星照與電影海報，我斷定這家台灣最具懷古特色餐廳的前身是一家戲院或電影院。除了充滿戲院味與電影味的圖像外，樓上樓下的非吃食空間，則擺設了台灣早期普遍存在的日常生活用品，如，有載貨後架的腳踏車、勝家牌的腳踏縫紉機、使用燒熱木炭的熨斗、迎娶新娘的轎子、熟悉的連環畫、雜誌、彈珠、黑膠唱片、、、等等琳瑯滿目、目不暇給的「古董」。小時候曾在台灣生活過的我們這一代老人，見到這些幾乎以為已經消失的東西，而不生懷舊情思，難矣！不知年紀比「六年級生」還小的人能否產生如我輩老人的體會？



一樓大廳是餐宴區，前方有舞臺、周圍是迴廊



飯罷，上樓參觀舊意盎然的各種陳列品

吃罷、看完，在雨中走回巴士的途中，忽然見到一幅別開生面的招牌，上頭左右對聯寫著 -- 「三民煮義 統一酒國」，我愣了一下，趕緊拍了一張快照存念。此對聯貼切表意飯店的本質，也透露著飯店經營者的幽默風趣。



導引到〈風城之夜〉餐廳的有趣對聯

結語

少小離家老大回，我因故重新入籍台灣，也因之得以多次參加所住社區舉辦的里民旅遊活動，慢慢地重新認識我成長年代的台灣。另外，身為長期居住海外的第二代外省人一生在大陸，成長於台灣，留學成家立業於美國並成為美國公民；對使用相同母語的大陸與台灣自然有了兩個念之懷之的故鄉情，也自然地會比較兩個故鄉的異同與發展變化。總而言之，兩個故鄉在多方面的差異，就如同兩個地方地理面積與人口數的差異 – 面積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 vs. 三萬六千平方公里；近十四億人口 vs. 二千三百萬人口。兩者大與小的對比在我們到了「竹南啤酒廠」時，引發了我很鮮明的感觸。2007年，我與家人第N次到中國大陸旅遊，在山東青島參觀了世界聞名的「青島啤酒廠」的總部，今日走進「竹南啤酒廠」，頓生「除卻巫山不是雲、曾經滄海難為水」的驚嘆。1980年代，我的原生故鄉 -- 中國大陸被敲開竹幕對外開放，短短的三、四十年間，成為一新興富強的國家，威脅二戰之後一直獨霸全球，又是我持有國籍的美國，而我成長的故鄉一台灣，夾在兩強之間，陷入是國又不是國的困境。命運作弄人，與我關係至為密切的兩

大一小，卻互為不相容的對立群體；此刻，我正寄寓其中的台灣，每天都有中國戰機盤旋台灣海峽上空，台灣的戰機也跟著天天飛空播放驅離的喊話；難怪這期的《經濟學人》說，台灣是當前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五年來多次參加社區旅遊，體認了台灣的各種特色。有海外同樣成長於台灣的朋友，對台灣民眾安於追求「小確幸」的「沒志氣」不以為然，實則忽略了任何生命群體，都有它適應生存環境的常態發展模式。身為大群體、社會、國家內的個人，對人間世事，有個人可為者，而更多是非個人能為者。這五年之中經常寄寓的台灣，面積只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二千三百萬，國際地位又如此微弱，其多數居民自然會體認到，以秉持過小確幸生活為幸的生命態度，不失為務實的安身立命之道。當然，台灣公民中，也有成功走出台灣邁向世界，貢獻台灣GDP的企業家，他們是台灣人口常態分配曲線右端佔比1%-3%的才智特優者。同樣的，讓中國大陸揚眉吐氣者也是中國人口常態分配曲線右端佔比1%-3%的才智特優者，兩者的差別在 -- 二千三百萬人 X 0.03 vs. 十四億人 X 0.03的對比。其他二千三百萬人 X 0.97 vs. 十四億人 X 0.97 的多數平凡台灣人與中國大陸人所能貢獻於國家者，就是追求並安於自己知能程度所能達成的「小確幸」。

進入晚年的我終於領悟到「大才大用、中才中用、小才小用、無才無用」的個人責任，和「安於自己能力所及之確幸模式」的生命觀。

2021. 05. 07